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略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

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

康熙丙子一之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總論諸儒講學

明親

上孫徵君先生書

上太倉陸桴亭書

學辯一

學辯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卷一

卷二

世說新語二十四卷

卷二

學錄二

士大夫制科學書

御覽

山錄

卷一

卷一

存學編卷一

博野顏元著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

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

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古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

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卽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卽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其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羿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難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

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卽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旣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

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僂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眞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

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收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改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朞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

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

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

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評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

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評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股習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同王法乾裹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滂後不諳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綏辭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迨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